

43.50/199
(香港)

倪匡

● 玄异系列之

隐 神 斗 士 上



倪匡作品集

广
民族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江湖中传说：“秦皇玉佩”能使人称霸武林，从此黑白两道便展开了一场血雨腥风的生死争斗……

目 录

第 一 章	佛门惊变	(1)
第 二 章	深藏不露	(41)
第 三 章	锋芒毕露	(86)
第 四 章	祸延仙观	(127)
第 五 章	轩轾难分	(167)
第 六 章	幽谷追踪	(206)
第 七 章	柔情缚虎	(246)
第 八 章	城外三奇	(283)
第 九 章	狼虎之心	(315)
第 十 章	笑傲烟波	(365)
第 十 一 章	智解千钧	(409)
第 十 二 章	神秘孤庄	(459)
第 十 三 章	蛇蝎毒妇	(495)
第 十 四 章	秦皇武库	(536)

第一章 佛门惊变

华山的特点，全山皆系石质奇峰，于突兀苍劲之中，蔚然有秀丽之所，其一石一树一峰，无出乎奇瑰，其中三大峰，三十余小峰，无不是峭壁悬崖，穹高极远，磅礴无畴。

百尺峡旁的静慈寺，是中原有名的大寺之一，庙内殿宇厅堂，均极宏丽，巍峨庄严。

时至正午，偌大一座丛林古刹，寺门紧闭，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音。寺门的匾额上，斗大金字“静慈寺”三字中间，却插了一面五寸长的白缎小旗，当中绣了一双张牙舞爪的金龙，绣工精致，栩栩如生。

通往寺门的白石砌成宽大路上，缓缓走出一个白衣的少年，剑眉星目，神采奕奕，有如玉树临风。

当他走至寺门时，瞧见冷清清的情景及关闭的寺门，

湛湛眼神不由露出诧异之色。

白衣少年用手在寺门上轻轻敲了许久，里面仍是寂寞无声，白衣少年不由一纵剑眉，略一迟疑，突然跃上寺前一株古松之上，探头向里面瞧了一阵，倏的轻身跃上丈余高的围墙，飘落地上。

他大步走向大殿，正在跨上台阶时，突然地“哦”了一声，脸上布满惊疑之色。

原来大殿之上，纵横陈设着十几具和尚尸体，每具尸体都很完整，看不出致死的原因。

他呆呆望了一阵，转身向左边跨院走去。

左边跨院，却是罗汉堂，里面又赫然陈列着几具尸体，他不由轻轻叹了口气，想来死去时间不会太久。

白衣少年默数死去和尚，竟不下四十具之多，他把每具尸体都一一端详，好象在寻人一样。

在最后一座大殿中，却发现一个古稀老僧，斜倚殿角，胸前僧衣上凝集乌黑紫血，死装至惨。

白衣少年凝视了死去老僧，两眼寒芒闪动，面露戚容。

偌大一座静慈寺，四十多个僧侣中却无一活口，而死去的和尚，全是死在内家重手法之下。

白衣少年怔立良久，正举步走出大殿，突的一声冷笑，传自身后，接着一个冷傲声音喝道：“站着！”

白衣少年霍地转身，只见佛像之侧站着一个黄衣劲装大汉，两道森冷目光，威严的瞪了白衣少年一眼，厉声喝道：“祸福无门，惟人自招，你还想走么？”

白衣少年愣了一愣，停步沉声道：“尊驾这话，在下有些不懂。”

劲装大汉嘿嘿笑道：“静慈寺已是鬼气冲天，你急急赶来，可是想早登鬼域？”

白衣少年瞥了劲装大汉一眼，问道：“这寺中四十余口，敢莫死在尊驾手中？”

劲装大汉掀眉笑道：“怎么？你可是不服气？”

白衣少年双眉一皱，问道：“那方丈寒云大师，也是……”

劲装大汉怒叱道：“问得太多，你如不说明来历，休怪大爷出手无情。”

白衣少年眉间略带忧郁之色，此时见劲装大汉盛气凌人，不由激起心中怒火，淡淡道：“你先把静慈寺罗祸原因说了，在下自然乐于一一奉告。”

劲装大汉冷哼了一声，喝道：“你要寻根究底，可就死得更快。”

白衣少年道：“这就奇了，在下愚昧，敢问其详？”

劲装大汉厉声道：“废话太多，你如想留一命，速捡起地上长剑，自残四肢，挖眼断舌……”

白衣少年淡笑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可毁伤，尊命大过离奇。”

劲装大汉浓眉一扬，目露凶光，冷冷道：“小鬼竟敢喋喋不休，如等大爷动手，那可是自绝生路。”

白衣少年道：“在下既然遇上这等惨事，阁下之意生死

又不由在下作主，这样糊涂死去，阎王未必肯收，二事请教，好让在下作个明白之鬼如何？”

劲装大汉嘿嘿笑道：“大爷虽没生就菩萨心肠，你既有话要问，最好去繁从简。”

白衣少年指着殿角死去的老僧，道：“这个死去的老和尚，可是本寺方丈寒云大师？”

劲装大汉道：“不错。”

白衣少年又接问道：“本寺僧众全是死在阁下之手？”

劲装大汉一踌躇，冷冷一笑道：“是与不是，全是一样。”

白衣少年皱眉道：“死因为何，还请阁下一并赐告。”

劲装大汉似是不耐，冷冷道：“你问两事，大爷已一一回答，此时你是引剑自残肢体？还是等大爷动手？”

白衣少年淡淡一笑，道：“在下舍命一死，寒云大师死因，阁下何必吝而不言？”

劲装大汉瞪了白衣少年一眼，道：“寒云秃驴，与敝上仇深似海，本利加倍讨还。”

白衣少年似是满怀怆痛，神态激动，掉头望了地上死去的寒云大师，黯然叹道：“在下跋涉千里，哪知大师竟已遇害，悠悠苍天，难道让在下终生含恨？”

劲装大汉狞笑道：“看你婆婆妈妈的样子，好象有舍不得死去之意？”

白衣少年星目中射出慑人光芒，厉声道：“寒云大师纵与贵上有不共戴天之仇，全寺四十多个僧众，难道都是罪

不可赦？”

劲装大汉纵声狂笑道：“你竟敢出言顶撞，胆子可算不小！”身形一闪，快逾闪电地飘身大殿当中，出掌如刀，蓄劲待发。

白衣少年冷笑一声，鄙夷的看了劲装大汉一眼，若无其事的负手而立。

劲装大汉蓄劲待吐，突闻藏经楼上一声娇叱，一团红影，自六七丈高的楼上疾射而下。

白衣少年定神看去，只见大殿门前俏立着一个身着红衣的少女。

那红衣少女，生得美艳绝伦，明眸皓齿，长发垂肩。

此女轻功造诣之高，只瞧他自六七丈高楼跃下身法，当今武林之中，有这等火候的人还不多见。

红衣少女打量了白衣少年一眼，回头向劲装大汉说道：“那两个秃驴，已向关洛道上遁去，速传令沿途门下弟子，快将两颗秃头提来见我。”

劲装大汉躬身正要退出，红衣少女又娇喝道：“这两个秃贼关系重大，决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我把这事交给你去办，如有差池，三日之后，你就该提着自己的脑袋到红楼听令。”

红衣少女神态自若，劲装大汉却面色一变，诺诺连声，急向殿外奔去。

白衣少年心中一凛，不信眼前这个貌美如花的少女，竟是一个凶狠绝伦的杀人魔王，心中好生奇怪，不由多打

量了红衣少女几眼，同时又感到进退维谷，踌躇不决的是否该就此离去。

红衣少女一双秀目，扫了白衣少年一眼，冷冷道：“你偷偷闯入静慈寺，犯了咱们大忌，你先说说你与这静慈寺究竟有什么渊源。”

白衣少年昂然道：“佛门胜地，姑娘能来，在下就不能来？”

红衣少女淡淡一笑道：“答得好，你可知这寺中之人，全是死在我的手中？”

白衣少年仰头笑道：“在下正在请教姑娘，这惨绝人寰的血腥事，姑娘未免狠毒一些。”

红衣少女娇笑道：“你敢当面指责我，若按咱们戒律，你就该死上两次。”

白衣少年从声狂笑道：“姑娘口气不小，暂且抛开在下来静慈寺原因不谈，倒要试试姑娘要在下如何死法？”

红衣少女道：“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单以咱们处异置己之法，就有二十四种之多。”

白衣少年嗤之以鼻，接着道：“在下擅入静慈寺，而又触犯姑娘，敢问该何刑？”

红衣少女拢了拢头上秀发，纵眉道：“瞧你神光内莹，已习就了上乘武功，这时我却改变了主意。”

白衣少年奇道：“姑娘可是无制胜把握，有所顾虑？”

红衣少女好似听到一件十分可笑之事，突的一阵娇笑，然后柳眉一竖，冷若冰霜的道：“米粒之光，也敢与日月争

辉，你敢妄想以微薄之技，恃强相抗，那可是自速其死！”

白衣少年微愠道：“姑娘只凭一己臆测，未免言之过早。”

红衣少女突的格格娇笑道：“瞧你外貌还带几分清秀之气，哪知虚有其表，鼠目寸光，其笨如牛！”

白衣少年怒道：“姑娘何逞口舌之利，单以这死去的四十多个僧众，在下就不拟身事外，何况……”

“何况什么？说下去！”

“寒云大师平白死去，在下饮恨无穷。”

“那寒云秃贼，可是你骨肉至亲？”

白衣少年摇摇头，接着又叹了口气道：“人即被你杀死了，不说也罢。”

红衣少女星目流转，淡笑道：“大不了这秃贼也是同你有血海之仇……”

白衣少年皱眉道：“你别信口雌黄，事实上恰如其反。”

红衣少女目不转睛的看了白衣少年一眼，接着道：“那就是有恩于你了，只怨你来迟了一步，这可怨不得别人。”

白衣少年冷笑道：“姑娘好轻松的口气，眼前这几十条性命，无辜惨死，在下不能不闻不问。”

红衣少女娇笑道：“那你是想同我一搏了？”

白衣少年道：“不错，杀人偿命，这四十几条人命，姑娘一人抵撑，便宜仍是姑娘。”

红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你看见这些和尚死去，如果不代他们雪恨解仇，可是于心不忍，寝食难安？”

白衣少年傲然道：“大丈夫惟求心之所安，义之所至，纵赴汤蹈火，亦万死不辞！”

白衣少年暗然道：“那就对啦！寒云秃贼与家父有断臂之辱、杀妻之仇、毁家之恨，血债血还……”

白衣少年诧然道：“寒云大师望重武林，姑娘所说，却难令人置信，况寺中僧众何辜……”

红衣少女冷笑道：“秃贼杀害家母，断父臂，寒门僮仆三十口无一幸免，本上加利，你以为太多？”

白衣少年皱眉道：“姑娘好重的利息，但在下家父，受寒云大师救命之恩这笔帐，咱们该怎样算法？”

红衣少女眼珠转了两转，似是想起一事，淡笑道：“令尊何人？相公台甫高姓？”

白衣少年道：“在下赵时雨，请恕别有隐衷，歉难多作奉告。”

红衣少女浅笑道：“你既隐讳不愿多言，咱们公平交易，两不吃亏，我叫柳飞羽……”

赵时雨苦笑道：“姑娘顾左右而言他，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柳飞羽愣了一愣，道：“相公可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

赵时雨佛然不悦道：“比武过招，全凭技艺取胜，姑娘伶牙利齿，在下甘拜下风。”

柳飞羽蹙眉道：“寒门戒律最严，小妹从不轻易动手，设若出手，必是不留活口，相公何苦逼人太甚？”

赵时雨冷冷笑道：“在下嫉恶如仇，遇到大奸巨恶，却不念及上天好生之德。”

柳飞羽嫣然一笑道：“相公外貌忠厚，辩才可算一等。”

赵时雨冷哼一声，道：“姑娘若是存疑，咱们正好一试。”

柳飞羽也不言语，纤手虚空一扬，左手齐肩斜划，疾旋身，两掌上下齐吐，出手怪异，却快速无比，但只作比划之势，并没蓄劲外吐。

柳飞羽淡笑道：“这招平淡无奇，敢问相公破解之法？”

赵时雨昂然笑道：“这一招三式，一气呵成，三式又暗藏相连杀机，乃武当不传之密……”

柳飞羽道：“相公果然博学广闻，如我乘前势余威，接着以少林‘白云出岫’相公又该如何？”

赵时雨微微一笑道：“‘白云出岫’果然抢尽先机，在下若用‘扬汤止沸’封着门户，再以‘乾元指’反点姑娘‘气俞’大穴，不知可算败中取胜之法？”

柳飞羽展颜笑道：“高明，高明，但我如有‘三阳开泰’招式，避开指袭，一式两用，相公那时门户大开，七处八穴，齐罩在我掌指下，先机失而复得，当世高手，恐亦难想出自救之策了。”

赵时雨扬声笑道：“那又未必，我立时反踩七星，避开要害，然后以‘挥戈射日’迎面攻来，再趁势变为‘陈仓暗渡’，‘挥戈射日’虽可化解，‘陈仓暗渡’恐难闪身射过？”

柳飞羽格格笑道：“武当出手以轻灵见长，‘举火烧天’借势跃退三步，同时在跃退之际，出其不意，以‘丹凤朝阳’不是轻而易举转危为安么？”

赵时雨皱眉道：“不错，姑娘应变奇速，可惜这招似乎铤而走险，给在下可乘之机，趁姑娘招式用老，在下以‘分花拂柳’，疾点姑娘两腕脉门，退避不及，姑娘岂不大大吃亏？”

柳飞羽微笑道：“兵不厌诈，相公出手，好似是攻其必败，其实大谬不然，昆仑有招绝学‘八方风雨’，趁相公错觉自为得手之际，骤然突出奇兵，相公若不拼着废去一臂，前胸五大死穴，安能自保？”

赵时雨脸色骤变，冷冷道：“姑娘竟熟谙各门派不传之密，佩服，佩服，但在下拼着废去一臂，反掌一招‘苍龙入海’姑娘能否安然无恙？”

柳飞羽道：“武功一道，变化多端，‘苍龙入海’果是奇兵突出……”

赵时雨傲然微笑道：“姑娘可是黔驴技穷？”

柳飞羽格格笑道：“相公确可算得当今一流高手，如说这‘苍龙入海’能使咱们两败俱伤，却又未必。”

她顿了顿，又接着道：“就我所知，解救之法，并非绝无，确亦仅有，算啦！咱们算打成平局。”

赵时雨俊脸一沉，默然不语。

柳飞羽掠了赵时雨一眼，突然脸色一沉，娇艳如花的粉面却罩下慑人寒霜，徐徐道：“若按家父所定规矩，咱们

既然是敌非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柳飞羽坦诚奉告，近日武林之中，半岛掀起一场巨大风波，相公明哲保身，最好速离陕豫。”

赵时雨冷笑一声道：“多谢姑娘盛意，此时在下还无意离开中原……”

柳飞羽轻叹了口气，道：“忠言容或逆耳，相公固执己见，那也无可奈何。”

赵时雨正容道：“在下亦有数言奉告，听与不听，那只好由姑娘了。”

柳飞羽怔了一怔，道：“相公想说什么，柳飞羽不难揣测一二，别往下说啦。”

赵时雨沉吟了半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下就此告别。”

抱拳一揖，大步向殿外离去。

柳飞羽呆呆看他昂然走去，忍不住大声道：“相公就这样急急的走么？”

赵时雨微微一愣，停步转身道：“姑娘还有什么指教？”

柳飞羽淡笑道：“相公真的不愿远离陕豫么？”

“实不相瞒，姑娘今日蝇然太过残酷，却是报父母之仇，志在全孝，原本无可厚非，今后在下行踪恐难远离大江南北，此后咱们水火不相容，姑娘好自为之。”

说罢，拂袖出了大殿。

柳飞羽急忙高声道：“相公慢行。”

赵时雨停步不语。

柳飞羽眉间隐现忧伤之色，黯然叹道：“人各有志，岂能相强，‘金龙令主’就是我爹，技艺已达超凡入圣之境……”

赵时雨“哦”了一声，淡淡道：“近来江湖盛传有一绝代凶人，蓄意争霸武林，原来就是令尊。”

柳飞羽皱眉道：“‘绝代凶人’四字，相公不觉言重么？”

赵时雨扬声道：“举一反三，贵父女当之无愧。”

柳飞羽浅笑道：“承蒙夸奖，柳飞羽倍感荣幸，临别再申前言，明哲保身，速离陕豫是非之地。”

赵时雨呵呵笑道：“盛情心领，在下亦有十六字奉赔姑娘……”

柳飞羽插口道：“柳飞羽自诩善窥人意，相公惠赠十六字，我代相公宣之于口如何？”

“姑娘果然聪慧，未必能……”

柳飞羽微微一笑，接口道：“种瓜得瓜，种豆各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尊意是否如何……”

赵时雨神色一怔，沉声道：“姑娘兰心慧质，足见高明，所猜虽未尽相同，却也大同小异，言尽于此，请从此别。”

柳飞羽格格娇笑道：“我已三度改变心意，欲置你于死地之心，纵观当今武林，相公可算一敌手，柳飞羽斗胆卖句狂语，若相公固执己见，三月之后你将归附‘金龙令’下，甚至摇尾乞怜……”

赵时雨勃然变色，怒道：“姑娘最好别信口开河，自今以始，在下誓与姑娘背道而驰，周旋到底！”

柳飞羽道：“很好，三日之内青螺谷祸起萧墙，半月之后少林寺变生不测，相公有兴，何妨拨冗枉驾一观。”

赵时雨怔一怔，暗忖这柳飞羽真个狂妄自大，少林寺被当今武林尊为泰山北斗，全寺数百僧众，大部都习上乘武功，奇才异能之士，更是难以胜数，柳飞羽竟敢一捋虎须，如无所恃怎敢飞蛾扑火？青螺谷仇容放前辈，早年名震遐迩，侠誉截道，被列为中原三鼎之一，‘金龙令’新近崛起江湖，看来确不可轻视……

柳飞羽又响起银铃笑声，道：“你这样失神落魄的疏于提防，如我突施杀手，你不死也得重伤，好在此时我杀你之心淡去，否则，哼……”

赵时雨不同微窘，正容道：“姑娘是由衷之言，抑是危言耸听？”

柳飞羽微哂道：“别人把少林、武当视作武林圣地，但在我父女眼中，却不堪一击，寒云秃贼，武功已臻上乘，由此可得证明……”

赵时雨摇头道：“姑娘所作所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感！”

柳飞羽冷笑一声，道：“这有什么希奇，擒贼擒王，少林、武当，如臣服‘金龙令’下，当今之世，谁还敢逆我而行？”

赵时雨道：“就事论事，只怕其中大有文章？”

柳飞羽怔了怔，微微一笑道：“不知赵相公何事存疑？”

赵时雨道：“以贵父女目前雄图大略而论，寒云大师当年未必是令尊敌手，府上三十余口，齐遭惨死一节，证之寒云大师早年声誉，断乎不致作出此等大背常之事，纵然仇深似海，令尊又何致含恨二十年才在报复？此事悖情常理，自非无因。”

柳飞羽眼珠儿转了两转，笑道：“赵相公以为其中另有隐秘？”

“姑娘所说雪恨的话，确也牵强得很，试想寺中火工打杂之流，也难逃一死，不无杀以灭口之嫌！”

柳飞羽侧着脸色笑了一笑，道：“我先前已说过了，我父女做事，不能以常情度测，多言足以招祸，妄自论断，殊为不智。”

赵时雨双目寒芒一闪，道：“在下冷眼旁观，静慈寺内翻箱倒篋，一片零乱，好似遭匪劫一般，姑娘可是打家劫舍之人？”

柳飞羽脸色一变，怒道：“你敢污蔑于我，以为我真不敢杀你么？”

赵时雨仰天狂笑道：“贵父女视人命如儿戏，多杀一个人又何足为奇，但在下岂甘引颈受戮？”

柳飞羽忿然道：“当今武林之中，还很少有人敢像你这样对我放肆无理，我已有言承诺在先不杀你，任你如何狂妄，也须放过今朝……”

赵时雨冷笑一声，道：“嵩山少林寺元慧大师，与家父